

新 / 世 / 纪 / 敬 / 老 / 扶 / 少 / 文 / 学 / 出 / 版 / 工 / 程 / 书 / 系



*Chicheng
Pingyuanqishinian*

郑筱娣
刘万江



驰骋评苑七十年

主编
刘迎初
王世伟
王玲

沈阳出版社
SHENYANGCHUBANSHE

驰骋评苑七十年

主编 刘迎初 王世伟 王 玲

◎ 郑筱娣 刘万江 /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驰骋评苑七十年/郑筱娣, 刘万江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4. 6

(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 第三辑)

ISBN 7-5441-2527-0

I. 驰... II. ①郑... ②刘...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181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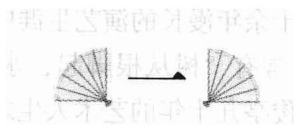
目录

一	家逢困境	姥姥送女入庵院	
	时届寒冬	妈妈降生在津门	1
二	大年三十	壮汉中风离人世	
	小女八岁	顽童谋生入梨园	6
三	遍地卖艺	街巷之中唱俚曲	
	初登舞台	破烂市里扮柱儿	11
四	初学扮戏	懵懂吓傻曹金顺	
	紧急救场	真情打动白玉霜	16
五	随班进京	名角神韵常留意	
	取优纳长	大家风范广采集	22
六	流动献艺	乡野台备尝艰辛	
	各处搭班	小剧场勇下私功	26
七	冒雨献艺	一炮打响林亭口	
	夜半逃脱	险落军阀魔掌中	34
八	搭班“天乐”	劝业场内学“爱派”	
	痴迷“杂耍”	曲艺园中撷精华	44

九	遭人暗算 歪打正着扬名远	
	遇魔纠缠 死里逃生吓断肠	51
十	林西遇险 刁翻译屡次为恶	
	车站受气 恶警察一再放刁	59
十一	艰难献艺 邪恶徒纠缠不止	
	热情助演 好心人遭恨无端	68
十二	迎来光明 热心上演解放戏	
	发生误会 芦台献艺惹风波	75
十三	老娘病故 含悲忍泪仍上戏	
	小女降生 费尽心思苦筹谋	83
十四	出关献艺 留锦州参加革命	
	进京观摩 受启发创造新腔	88
十五	排《打金枝》 逐段唱腔费心血	
	塑“沈皇后” 依据年龄找感情	96
十六	配合时势 演大娘生活为据	
	慰问亲人 开眼界思想升华	108
十七	学志愿军 受教育为民服务	
	创老旦戏 辟蹊径演唱成功	114
十八	回乡演出 天津观众齐称颂	
	移植《挂帅》 塑造桂英又成功	133

十九	演《三节烈》 甘于担当小角色 排《对花枪》 唱做更上一层楼	141
二十	狂飙骤起 “文革”革了无辜命 波澜不惊 做人做到凭良心	159
二十一	被罚改造 名流扫街成一景 遍尝艰苦 重罪加身苦难言	166
二十二	强加罪名 逢诞辰长街游斗 饱受折磨 欲轻生意懒心灰	170
二十三	干校受难 积劳成疾染重病 母女遭殃 黯然神伤痛别离	175
二十四	困居盘锦 修大坝强撑病体 报答恩情 买毛选遭受指摘	181
二十五	落户乡村 安心务农获赞誉 重登舞台 劫后余生受好评	187
二十六	襟怀坦荡 十年梦魇付谈笑 意气风发 二次出山创新腔	193
二十七	弘扬正气 精心编演现代戏 针砭时弊 加工拍摄电视片	201
二十八	影响广泛 万千观众获教益 始料未及 智障少女成戏迷	213

二十九	不懈耕耘 一而再连编新戏 依情推理《审太后》又获成功	223
三十	改革旧制 承包涌现新气象 巡回演出 下乡感人事迹多	237
三十一	心系观众 鱼水情深成契友 义交知音 几代戏迷似亲人	248
三十二	此情绵绵 少年伙伴长相忆 其乐融融 艺苑名流共切磋	275
三十三	真诚良善 关爱别人胜自己 呕心沥血 以身作则育晚生	288
三十四	驰骋评坛 秋光正艳志千里 老骥伏枥 桑榆未晚日中天	314
	后记	333



家逢困境 姥姥送女入庵院
时届寒冬 妈妈降生在津门

筱派唱腔生动，
俊杰享誉人寰。
亭亭玉立在评坛，
艺术无比精湛！

家传户颂赞美，
《八姐游春》空前。
一出《小院》广流传，
寿诞同声祝愿！

这阙《西江月》藏头词，是我母亲筱俊亭的老朋友、北京著名戏剧评论家、剧作家周桓先生在母亲八十一岁华诞时书下的条幅。这阙词提纲挈领地概括了母亲的艺术成就，也代表了广大观众的心声。母亲并非梨园子弟，更不是科班出身，我们家里人做演员，是从她开始的。母亲没有读过一天书，长大成

人后，也无非是个“唱戏的”，在旧社会处于最底层，属于被轻视、遭压榨最深的阶层。在种种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母亲也曾消沉，也曾彷徨，但却从未放弃过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追求，最终总能胸怀坦荡，从容地笑对艺术与人生。成就的取得，是母亲在七十余年漫长的演艺生涯中勤奋求知、博学广纳的结果。戏里，常有“树从根脚起，水打源处流”的词儿，要谈起我母亲筱俊亭几十年的艺术人生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还需从头说起……

母亲祖籍山东庆云县张玛琅村，家里世世代代都是穷苦的农民，靠着几亩薄地，祖祖辈辈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我姥爷叫张希德，到了他这一辈，家中生活仍旧贫苦。姥爷长大成人，娶妻王氏，生下两个女儿（母亲的两个姐姐）。一家人虽终日辛勤劳作，食不果腹的日子却总不得改善。无奈，姥爷只好离开家乡，到距家三百六十多里路的天津谋生，学徒作木匠。姥爷这一走，家中生活更加清苦了，一切家庭重担全都落在姥姥身上。她不仅要下地干活，还要侍奉公婆，哺育孩子。姥姥是个要强的女人，自幼心眼儿灵透，做得一手好活计，剪得一手好花样儿。那时的大姑娘小媳妇，做鞋、做小孩子的衣服时，总要绣上漂亮的花朵儿、小动物等吉祥图案，以显示心灵手巧，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绣上去，为此，花样子便派上了用场。姥姥白天劳作一天，晚上服侍公婆、哄着两个孩子睡下后，总还要在油灯下剪鞋样儿、花样儿、窗花儿、吊钱儿，常常既累又困睁不开眼、哈欠连天，有时一直劳作到天明。每次赶集上甸，姥姥就将剪好的花样带去卖掉，换回一点钱补贴全家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拼命劳作，仍然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姥姥的公婆都是老派儿人物，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总觉得花彩礼娶进来的儿媳妇就得侍候他们。尽管姥姥每天很苦很累，但仍得不到公婆的体贴，哪怕一句好话都难以听



筱俊亭的母亲 40 岁时留影

到。丈夫不在身边，每天连个能与她说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姥姥内心非常痛苦。

家里总是揭不开锅，又不能让公婆挨饿，姥姥只好苦着自己和孩子。两个女儿年幼无知，饿得骨瘦如柴，见到妈妈就哭着喊着要吃的。看着如同幼鸟般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姥姥的心都碎了。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姥姥狠了狠心，就将二女儿送给了一个她赶集时认识的老尼姑。从此，我二姨就入了尼姑庵，皈依了佛门，也算投奔了一条活路，起码有饭吃，不至于被饿死。姥姥丢下女儿走出庵堂，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苦痛，坐在路边大哭一场。回到家后，既不敢告诉父母，更不敢告诉公婆，到娘家就说孩子得病死在婆家了，到婆家又说死在了娘家。

多少年后，姥姥还一直牵挂着这个苦命的女儿，待三女儿（我母亲）长大后，我姥姥还不止一次地流着泪对母亲说起她这个未曾谋面的二姐：“我对不起孩子，可是那时实在太穷，没办法呀……”。

母亲演戏小有名气后，也曾四处打听二姨的下落。十六岁那年的一天，母亲听从沧州演出归来的姐妹们说某庵中有一个年轻尼姑长得和她极像，便急急地赶去，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尼姑庵，兴冲冲跑进去询问，结果却如兜头泼来一盆冷水。庵里人说那个尼姑头两天刚刚还俗，嫁人随夫远走他乡了。她是二姨吗？二姨知道她的母亲一直对她怀有愧疚之心吗？她知道她有个妹妹是评剧名角儿筱俊亭吗？

姥姥至死没有见到这个女儿，如今母亲也已年过八旬了，多少次梦中醒来独自面墙，想起苦命的二姐，老太太还常常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泪眼蒙眬。二姐如果还在的话，如今也该年近九旬了。

姥姥失去了二女儿，内心痛苦万分，但为了这个家，依然强打精神苦熬岁月。好不容易等到姥爷学徒四年期满，姥姥由于在家一则受气，二来生活实在困苦，便让她弟弟用独轮车推着她和大女儿到天津投靠丈夫。所带家当，只不过是几件极其破旧的衣服。姥爷学徒四年也是挨打受骂，给师傅倒便盆、洗衣服，被呼来唤去，一刻不得清闲。夫妻四年未见终于团聚，想起各自的苦楚，感慨万千，抱头痛哭。大舅爷站在一旁连忙解劝：“别难过了，你们终于团聚，应该高兴才对呀。”

姥姥和姥爷在天津西车站南竹林村安了家。这一带住的都是穷苦人，一领破炕席、一个姥爷用废木料作成的小炕桌，一个既盛衣物，又当凳子的小地柜，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姥爷整天出去找活干，拉大锯，破木料，做木工活，虽然终日劳累，却依然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要强的姥姥再一次显示出劳动妇女的本色，她每天夹着小包袱去“缝穷”。到那些拉洋

车、卖苦力的工人中间为他们缝衣服、补袜底。虽然挣不了几个大子儿，但多少能补贴一点家用。老两口互相疼爱，女儿也听话。一家人虽贫穷，却也过着平静温馨的日子。1921年腊月初六这一天，他们的三女儿降生了。姥姥喜欢男孩，就给女儿起了个男孩的名字——小子，姥姥和姥爷都昵称她为“小小儿”，这个“小小儿”，便是我的母亲筱俊亨。



大年三十 壮汉中风离人世
小女八岁 顽童谋生入梨园

穷苦人也有穷苦人的追求，姥爷全家虽然穷得终日为吃饭发愁，但我那勤劳贤惠的姥姥仍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年春节，姥姥还总要剪几个漂亮的窗花贴在明亮的窗子上，“聚宝盆”、“招财进宝”、“肥猪拱门”，大红的颜色透着喜庆、吉祥。在母亲的记忆中，她小时从来没有穿过“晴鞋”，姥姥总要在她的鞋上绣些漂亮图案。五月节绣蝎子、蜈蚣等“五毒”，八月节绣上一个小兔子、一棵白菜，过年时则绣一个大金元宝。母亲6岁那年的春节，姥姥又提前将面口袋染成红色，给两个女儿各做了一身红衣服，好等着年三十晚上穿，图个吉利。

大年终于到了。这天，姥姥“缝穷”特意提前收工，破例花钱买了棵白菜，就等着姥爷做活挣钱回到面铺买些面回家，一家人好吃顿饺子。那时的冬天严寒刺骨，西北风裹着鹅毛大雪，疯狂地敲打着四面透风的房子。姥姥母女三人蜷缩在

炕上，听着从财主家传来的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急切地盼着姥爷能早些归来。好不容易听到门响，姥姥连忙下炕开了门，却见衣着单薄的姥爷面色苍白得吓人。姥姥心里咯噔一下，身子晃了晃，但立刻又稳住了神，急忙接过姥爷肩头上挎的木工具箱。姥爷没说一句话，一头栽到炕上，浑身不住地抽动起来。年幼的大姨和母亲见状，吓得大哭。姥姥也慌了手脚，急忙出门去喊邻居。待邻居们慌忙跑来，姥爷已经永远闭上了他那终日充满忧愁的双眼。

苦命的姥爷，尚在36岁的壮年，却因为终日劳累，积劳成疾，没能和妻子说上一句话，没来得及好好看看他年幼的两个女儿，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据明白人说，姥爷得的病是中风不语急症。姥姥爱听西河大鼓书，常在书中听到“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的唱词，但她万万想不到这样的灾难会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姥姥丝毫没有精神准备，顿时觉得天在崩裂、地在塌陷，心头仿佛受到铁锤的重重敲击。她悲痛欲绝，家里突然折了顶梁柱，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但姥姥不糊涂，哭过了，喊过了，她还是得好好活着。孩子们已经没了爹，不能再没有娘，死去的亲人还是得她发送。可是家里吃饭尚且困难，哪里又有钱买棺材？想借钱，谁又有那么好的心肠肯借钱给无力偿还的人家呢？家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就是把全部家当都卖了，也凑不够个棺材钱呀？实在没有办法，姥姥忍着失去至爱亲人的苦痛，狠了狠心，又将14岁的大女儿押给有钱人家作使唤丫头。这才换了些钱，给姥爷买了口薄皮棺材，得以入土为安。

姥爷去世后，家中生活更困难了。姥姥似乎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痛苦，每天早早赶到商店、澡堂、车站、码头等地方去“缝穷”，甚至连解手儿都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就为了能多揽点活儿，多挣几个大子儿。姥姥出门时，母亲还没睡醒

呢，姥姥就把她锁在家里，将窝头、咸菜放在桌上。母亲醒来了不哭不闹，饿了就吃点东西。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就懂事，母亲知道姥姥不容易，从来不惹她生气。姥姥缝穷一坐就是一天不动地儿，每天累得腰酸背痛，母女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万般无奈，经姥爷生前的穷哥们儿介绍，姥姥又嫁给了一个在铁铺作活儿的穷苦人。这人叫任金祥，原籍德州，在老家行三。姥姥与任金祥结婚后，为了不叫孩子改姓，就没让女儿改口叫他父亲，而是按天津俗称，叫他“三伯（读 bai）”。三伯与姥姥结婚后没多久就失业了，无奈，只好自己耍手艺赚钱，挑个小挑儿沿街焊洋铁壶。冬天刮大风，常有人家的玻璃被风刮碎的，三伯就换玻璃。实在没活儿做时，他就在小酒馆门前摆摊卖点花生、烟卷什么的。穷苦人家小本经营，本钱少得可怜，虽然家里卖花生，年幼的母亲却从来没有大把大把地吃过，实在忍不住了，也只是挑一粒小的放在嘴里尝尝。童年时代的苦难经历，给母亲留下了终生挥之不去的深刻记忆，到后来成了大名，她依然生活俭朴，保持平民本色。写到这儿，我不由想起二十年前发生的一桩往事。1983年8月的一天，母亲到沈阳铁路局结核病防治医院看望一个生病住院的学生。名演员的到来，在医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医护人员及病人都想看看舞台上光彩照人的筱俊亭台下的风采。一传十、十传百，一会儿工夫，竟连医院门前卖东西的商贩们知道了。有一位卖汽水的退休老工人，得知筱俊亭来了，兴奋异常。待母亲坐车离开医院时，他只顾伸长脖子往车里看，竟忘了车后面还驮着一箱汽水。只听“哗啦”一声，连人带车，全都摔到了路旁的干河沟中。汽水洒了，瓶子也都碎了。车上的母亲听到声音回头一看，见老人正从河沟里往上爬。她心中很不安，急忙下车搀扶老人，帮他收拾倒地的瓶子，并连声道歉，临走时还给了他10元钱。老工人再三推辞，母亲还是执意留下了钱。回去

的路上，与母亲同来医院的一位同事不解地问她：“俊亭同志，他的汽水洒了，又不是你给碰的，你为什么要赔他呢？”母亲动情地说：“人家是因为看我才摔的汽水，我理应赔偿。另外，我也深知做小买卖人的甘苦。当年我父亲为养家糊口，曾在小酒馆门前卖花生，换回点钱来，一家人就有饭吃，如果卖不了，一家人没饭吃也舍不得吃那花生，那是本钱呀……”说到这里，激动的泪花湿润了母亲的眼睛。

尽管姥姥和三伯想尽办法挣钱，可一家人的生活并未改善多少。后来，姥姥家就搬到了河北大街石桥西8号。母亲见姥姥实在太累，就偷偷跑到离家不远的北大关桥上坡处去“帮车”。说白了，就是给拉胶皮、拉洋车的人推车。有钱的坐车人见小孩可怜，赏给几个铜子，母亲便兴高采烈地交给姥姥。姥姥得知这一情况后，心疼地将女儿揽在怀中，再也不让她去了。姥姥家搬来的这个地方依然是贫民窟，恰好在天桂戏院后面。天桂戏院历史悠久，始建于清道光年间，最初叫天桂茶园，是继当时以说长篇评书和演戏唱曲招徕群众闻名的天会轩、四合轩、三德轩之后较有实力的茶园。民国初年改称天桂戏园，也称北天桂，后来才叫天桂戏院。天桂戏院在戏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不同历史阶段的许多名角，起初大都在那里登台献艺，或者说是从那里起步发迹。母亲小时，那里相当繁荣，每天都有演出，梆子、落子、大鼓书轮番登场。住在这里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们长期受戏曲熏陶，大多会唱几句，有的还学了戏。母亲经常隔着玻璃窗看先生教戏，小姐妹们一溜儿排开，老先生唱一句，她们就在先生的胡琴伴奏下跟着唱一句。久而久之，母亲也学会了几句，回到家就嚷嚷着也要学戏。在那个时代，唱戏被看成“下九流”的职业。姥姥是个很要强的人，怕被人瞧不起，宁可要饭吃也不许女儿去干这个低下的职业。更何况自己三个女儿，如今身边就剩下这么一个了，要是

再让她装男扮女去唱戏，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姥姥坚决不允许。

母亲当时并不理解姥姥的心情，只知道饿着肚子难受。家里气氛太压抑，惟有隔壁传来的悠扬的琴声和稚嫩的歌声，才能给她带来一些欢乐。她整天缠着姥姥要学戏，说将来当好角儿挣钱养家。那时在姥姥家大杂院教戏的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王先生，他会拉能唱，听母亲唱得有味儿，又聪明好学，有意收她为徒。于是王先生就主动找到姥姥，说虽然一个月要收一块钱，但只要学会几段后跟他出去卖唱，不光能挣回学费来，如果生意好了，还能多赚点钱呢。姥姥心动了，孩子不学戏，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呢？加之左右邻居们一再劝说，姥姥最终还是同意了，那年母亲才8岁。